江西南垣：堅持做正確的事情總會有出路

呂途 新工人藝術團 2017-11-29

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

題記：

在江西南垣村的演出是我們此次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最後一站，在此，進行了我們的第21場演出。這篇遲到的日志講述返鄉青年姚慧峰的故事，也講述我們在南垣村的一場成功的演出和聚會。

我們演出的最後幾站一直伴隨著北京火災的消息，及火災所引發的各種事件。江西南垣活動結束之後，我的同事們驅車2000多公裏用時2天回去寒冷和不友好的北京。打工者在城市所遭受的對待，一次次印證“待不下的城市”，而我們在農村看到的新農村建設的點點希望也不能完全佐證“回得去的家鄉”。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待在城市還是回到家鄉，而是：我們到底想要什麽樣的生活？我們到底想要什麽樣的社會？和我們自己到底想做什麽樣的人？

我知道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是出於無奈，但是，這個“無奈”到底是出於什麽原因呢？是因為吃不飽？穿不暖？是因為必須在老家蓋房子和買房子？是為了孩子讀書？是因為家鄉沒有地種？是因為農業收入太低？我覺得，答案都不在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本身，因為這些問題即使表面上解決了也可能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甚至解決的也只是假問題。我們的希望也許在於，有越來越多的有主體性的人的出現，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具備堅定的信念，堅持做正確的事情。根本的出路也不在於是在城市打拼、還是返鄉建設，而是無論在哪裏都爭取盡應盡的義務、爭取應得的權利、做應該做的事情。而尋找這些“應該”並不是簡單和容易的事情，需要歷盡磨難。希望我們不白受苦、不白遭罪。

11月24日早上，從湖南安化的大福鎮出發，我們距離下一站有400多公裏的路途。中午在高速路服務區吃了一頓便飯，下午接近5點的時候我們到達了目的地：江西省宜春市宜豐縣新莊鎮的南垣村。

開長途車容易疲勞，看到國良想抽煙，我就知道他困了，我就替他開了一段。我開車的時候國良稍稍休息了一下，但是，孫恒在一邊兒緊張得汗毛都立起來了！看著他那麽緊張我就覺得可笑，但是我也沒有辦法消除他的緊張，就讓他緊張著吧。我開了兩個小時，下高速以後，國良繼續開車，孫恒終於放松了，居然哼起了歌兒。另外一輛車孫元是司機，累的時候許多替換一下，許多以前剛學會開車的時候特別搖滾，每次換擋車都晃悠幾下，這次車技提高很多，那天一上高速就因為超速被拍了四張照片、得了四張罰單！

孫恒和路亮坐在副駕的位置，分別拿個對講機，時不時開一句玩笑，許多是我們的開心果，沒有笑料的時候就拿多多開玩笑。這次巡演，許多又多了幾個外號：大腦袋多多、許多余和癩蛤蟆多多。癩蛤蟆可不是貶義；在郝堂，“百了一宿”店主的爸爸給許多算命，說他是癩蛤蟆的命，青蛙辛辛苦苦到處覓食，癩蛤蟆等在那裏就可以吃到天鵝肉；聽了這話，我們都放心了，不再為許多的下半輩子操心啦。

孫元也是我們團隊裏面話不多的成員，但是，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孫元和國良一樣，喜歡讀史書，知識面很豐富，特別的地方是，孫元很幽默，不過，這幽默的一面並不經常表現出來，他的幽默是隨心，而不是為了取悅。那天我們在大福演出，現場拍賣山水畫，之後，孫元登台。孫元說：“我現在也要拍賣，拍賣我的照片，起價5元，我看看有誰報價…….”下面的人哈哈大笑，他假裝看看下面的反應，然後說：“哦！啊？報價5毛……”。

還沒有進入江西地界，大地民謠大群裏發來照片，為了迎接大地民謠一行，南垣村合作社正在殺豬，群裏立刻熱鬧起來，殺豬是件大事，一般是在過春節的時候才殺豬啊！不僅殺了豬，還宰了鴨，豬是生態豬，鴨是稻田鴨。我是吃素的，這一路走來，小心翼翼，生怕給別人添了麻煩，更怕掃了別人的興致啊！所以，我一聲不吭，想著，到時候我至少可以吃碗白米飯啊，姚慧峰在南垣種的生態水稻我早就品嘗過了，特別好吃。

到了村子裏，找到姚慧峰的家，看到那所熟悉的房子。我第一次來這裏，但是我認識這所房子和房間裏的布置，因為我看過介紹姚慧峰的紀錄片，我也聽過慧峰的講座。去年11月份在蒲韓我把慧峰的講座錄了下來做為工人大學的教學視頻之一。我們最先見到的是旺財 － 慧峰家的溫順高大的狼狗；然後，見到的是慧峰家的貓咪－ 我們到的時候它正在和一直小耗子捉迷藏。慧峰請我們去合作社（慧峰家的老房子成為了合作社的辦公室）的茶室喝茶，都是生態茶。那只剛玩過小耗子的貓咪後來一直臥在孫恒懷裏。晚上，我們在合作社的廳裏吃長桌宴。最好玩的是，許多和攝影師悅悅在姚社長這裏找到了他／她們愛喝的米酒。慧峰用自產的大米和紫米分別釀了白酒和米酒，酒量不行卻總想裝酷的許多非常愛喝那個米酒，一杯一杯又一杯，還讓姚社長再送他幾瓶。悅悅也喝了10杯，還說沒啥感覺，邊幹杯邊踢了許多幾腳。鄉村的氣息，鄉村的美酒，鄉村的人情。

姚慧峰1981年出生在南垣村。他回憶說，小時候，村子周圍都是原始森林，林子裏野豬、狼等野獸出沒，他們如果去放牛都要結伴而行。2006年，村子周圍的山林被個體承包了，立刻造成了大規模的毀林，原始森林幾乎消失殆盡！闊葉林幾乎都沒有了。承包戶砍伐了原始森林以後種上杉樹，15年左右再次坎下出售。生態環境完全改變了。

慧峰小時候，對環境、山林和稻田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覺得種田很苦很累，和其他人想得一樣，要逃出這個地方，要跳出農門。2001年考上了宜春的一所大學，慧峰沒有去，他說：“我不希望去上大學的地方連火車都不用坐。”覆讀了一年，慧峰考上了雲南林業大學。去雲南，要坐32個小時的火車，第一次離開家鄉，第一次坐火車， 32個小時的路程，慧峰連眼睛都沒有閉，很興奮。2006年從雲南林業大學畢業，去醫藥公司工作，先在北京工作3年，後來在廣州工作2年，成為某醫藥公司長江以南14個省的總經理。日常工作中，經常和醫藥公司老板打交道，那些人動輒幾千萬的投資，慧峰那個時候工資很高，生活方式是拼命掙錢、拼命揮霍。但是，看著大城市車來車往、人來人往，慧峰困惑：“這是我想要的生活嗎？”慧峰在城市一直沒有歸屬感，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城市成家和購房，想要回鄉，卻也找不到切入點。2010年，慧峰找到一家機構學習生態農業，做了一年實習生，想法很簡單：“要去生產健康的糧食，一個人活著連吃東西都提心吊膽，活著真沒有意思。”

2011年，慧峰返鄉種田。爸爸和媽媽非常生氣。為了躲開兒子，爸爸幹脆自己外出打工了。媽媽每天哭泣，說：“讀了10幾年的書回來種田了，別人家的孩子沒有讀那麽多書都出去了。”慧峰默默承受著父母的傷心和村裏人的指指點點，從頭學起做農民。周圍的農民認為種水稻不用化肥和農藥是不可能的，而慧峰做到了，第一年產量400多斤，第二年500多斤。能夠堅持下來並不是基於好高騖遠的遠大理想，慧峰說：“我的稻田是幹凈的，鴨子可以在裏面遊玩，我看到鴨子的時候心裏很高興。對的事情堅持做的話肯定會有出路的。”現在，慧峰已經返鄉6年多了，註冊了稻米品牌：稻田南垣；成立了合作社，入社農戶60多家，全村有1000多畝稻田采用了生態種植。

南垣村有100多戶人家，600多人口，是一個有著1400多年歷史的古村落。姚氏祖先當時在朝為官，隋末唐初遇上戰亂，退隱到這裏。村頭1000多歲的老樟樹見證著村子的歷史。清晨，我們在村子裏面散步，去姚氏祠堂用餐。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發現：竹子真美！從下就讀過很多詠竹的詩句，也經常看到畫竹的水墨畫，但是，我從來沒有啥感覺；而在南垣，走到竹林裏，靠著竹子一節節的軀幹，觸摸精巧而有韌性的竹葉，美不勝收。村子裏的環境沒有因為人的居住而變得美麗。不過，隨處可見的雞鴨很自在，長得很壯實，隨便亂跑的狗兒們也長相喜人，毛色滋潤。讓人最震撼的是村子裏面的千年樟樹，有一棵樟樹有一個巨大的樹洞，裏面可以容納幾十人站立。

我問慧峰：“村子有著如此古老的歷史，那你覺得歷史都留下了什麽？”

慧峰：“什麽也沒有留下。”

我和慧峰都為著這樣的判斷而愕然。慧峰補充道：“也許就留下了這片土地，也許就是繁衍了後代。”

呂途：“我覺得村子周圍的環境和風景很美。你覺得呢？”

慧峰：“我也這麽覺得。”

呂途：“你覺得村子裏面美嗎？”

慧峰：“不美。”

呂途：“我也這麽覺得。”

村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殘垣斷壁的老房子，雖然破敗，但是，那種紅磚青瓦和古香古色的造型讓人看到淒涼的美；可以看到一些新樓房，正面貼著瓷磚，其他三面水泥裸露；可以看到很多淩亂的雜物堆砌和一些衛生死角。這是一個生活著的卻不用心經營的地方。根據慧峰的介紹，這裏的農戶雖然不算富裕，但是也不缺錢；每家10多畝田，一年可以有2萬多元的收入，耕作都是機械化，省時省力；婦女在附近的工廠上班，一年有2萬多元的收入，村裏幾乎沒有留守兒童；周邊工業園距離村子有40公裏，有陶器廠、服裝廠、鞋廠等，是從沿海搬遷過來的；工人上下班有班車接送，1個小時的車程，農忙的時候工廠給工人放假；男性打零工一年也可以有2萬多元收入；菜米都不用買，又有現金收入。

我住在慧峰家對面的農戶家裏，我發現，有自來水，廁所也大多數時候可以沖水，原來，每家都挖了一口井，用水泵把水抽上去；每家蓋房子的時候也挖有排汙池，廢水和下水經過三級處理後排入排汙池，然後流入村子裏的池塘。所有這些都是各家各戶的行為，村子裏沒有統一規劃。村集體在各地都處於很尷尬的位置，這樣的情況估計是鄉村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慧峰說：“這裏不缺糧食，不缺錢，缺少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

慧峰告訴我，他已經弄了一塊地，要建個山莊，等我們下次來就可以住自己的山莊了。我問：“在農村，搞休閑旅遊，搞生態農業，為城市人服務，是不是城市中心主義呢？”

慧峰回答：“我不認為有機農業和休閑農業就是簡單的城市中心主義，因為，這些也同樣是為了農村，是互利互惠的。城鄉互動起來，城裏人來我們這裏觀看我們插秧、除草、收割，慢慢地，農民的自尊心也上來了。”

照片說明：在演唱現場，合作社做了照片展，袁醫生抱著2歲的兒子，小承恩認出照片上耕作的有爺爺、爸爸、伯伯和村子裏面的人。

11月25日，南垣豐收節大地民謠演出在下午3點開始。前一天，已經有一些遠道而來參加活動的人們趕到了村子，演出當天，更多的人來到了這個小村子。慧峰的妻子袁翠芳負責接待。袁翠芳是吉安人，曾是一名有正式編制的醫生，和慧峰通過婚戀網站結識、相戀和成家。她告訴我，從外面報名來參加活動的有60多人，分別來自宜豐、南昌和湖南的一些地方。宜豐離這裏40多公裏，從那裏過來的幾十人大都是第一次來這裏，一是為了參加這次活動，順便來農村玩玩；二是看下生態米生產基地，這些人大都還不是南垣稻米的客戶。從更遠處前來的大都是吃南垣稻米的老客戶，借著這次活動的機會看看自己吃的米是從哪裏來的。

演出開始了，來自村裏和村外的人們聚攏起來，有200多人。好奇心最大的是村裏的孩子們，第一次現場看到手鼓、看到彈吉他、看到音響設備，孩子們跑來跑去，害得我不得不站在調音台旁邊看護著雜亂的電源線。這是我們此次大地民謠的第21場演出，也是最後一場演出。

演出前，我和慧峰又聊了幾句：“我平時接觸更多的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打工者，普遍的狀態是，在城市雖然難以立足，但是，不想返鄉，也很難返鄉。你為啥可以堅持下來？”

慧峰：“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別人不做我也會做。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做也行。我2012年生產出來的生態稻米比村子裏面其他人的價格高出3倍，村裏人受到影響，紛紛來找我咨詢，我們才成立了合作社，我一個人做更輕松，成立合作社以後我的壓力反而大一些。”

呂途：“有沒有遇到過難以應對的困難？”

慧峰：“好像沒有。因為我不強求，做事都是順其自然。能影響一個人是一個人，能改變一畝地就改變一畝地。”

在江西南垣村的演出是我們此次大地民謠全國巡演的最後一站，在此，進行了我們的第23活動／第21場演出。我們演出的最後幾站一直伴隨著北京火災的消息，及火災所引發的各種事件。江西南垣活動結束之後，我的同事們驅車2000多公裏用時2天回去北京，我只身來到東莞探訪工大一期畢業生盤古和他在東莞桑園工業區的社區活動中心。在東莞，和在周邊上班的工大1期、4期、5期、6期、7期和14期的學員們聚餐。4期的曉夢在工大畢業後留校做過2年的輔導員老師，此時在深圳一家快餐店打工，同時兼任我們工大14期和15期網絡教學的輔導員老師。曉夢問我：“覺得我們工大現在的網絡教學內容偏重倡導鄉村建設，我的理解對嗎？”我說：“我們倡導的是尊重勞動價值、生態和公益、城鄉互助。”

打工者在城市所遭受的對待，一次次印證“待不下的城市”，而我們在農村看到的新農村建設的希望也不能完全佐證“回得去的家鄉”。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待在城市還是回到家鄉，而是：我們到底想要什麽樣的生活？我們到底想要什麽樣的社會？和我們自己到底想做什麽樣的人？

我知道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是出於無奈，但是，這個“無奈”到底是出於什麽原因呢？是因為吃不飽？穿不暖？是因為必須在老家蓋房子和買房子？是為了孩子讀書？是因為家鄉沒有地種？是因為農業收入太低？

我覺得，答案都不在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本身，因為這些問題即使表面上解決了也可能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甚至解決的只是假問題。最根本的，我們的希望在於，有越來越多的有主體性的人的出現，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具備堅定的信念，堅持做正確的事情。根本的出路也不在於是在城市打拼、還是返鄉建設，而是無論在哪裏都爭取盡應盡的義務、爭取應得的權利、做應該做的事情。而尋找這些“應該”並不是簡單和容易的事情，需要歷盡磨難。希望我們不白受苦、不白遭罪。